

科 學 譯 叢

關於巴甫洛夫學說基本概念的爭論

A. Г.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等著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編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哲學叢書

關於巴爾達大學改革本質的爭論

〔美〕巴爾達大學 經濟學系教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士圖書

經濟學出版社

科 學 譯 叢

關於巴甫洛夫學說基本概念的爭論

A. T.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等著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編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1955年8月

內 容 提 要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教授在“高級神經活動雜誌”1953年3卷3期上發表了一篇批評論文，批評了安諾欣教授和阿斯拉彥教授，說他們歪曲了巴甫洛夫學說的基本概念。在同卷4期上阿斯拉彥教授對批評提出了答辯。最後，“高級神經活動雜誌”編輯部做了總結。

本書就收集了這三篇論文，把它們提供給中國學術界，特別是生理學、心理學和醫學界人士參攷。

關於巴甫洛夫學說基本概念的爭論

原 著 者	A. I.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等
編 輯 者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室
出 版 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大街帽兒胡同2號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書號：0761	1955年8月第一版
(譯) 165	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3,740	開本：787×109：1/32
字數：46,000	印張：2 3/5

定價：(8)三角七分

目 錄

修改與修正巴甫洛夫學說基本概念的新企圖·····	1
阿斯拉疆對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批評論文的答覆·····	20
編輯部的話·····	45

修改與修正巴甫洛夫學說基本 概念的新企圖*

A. Γ. 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

一. 安諾欣教授的“自我批評”的根據的 “根本實質”

安諾欣教授在他論文的開頭，就談到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為討論巴甫洛夫學說而召開的聯席會議在揭露巴甫洛夫某些學生的錯誤立場上的積極意義。安諾欣教授認為：他個人在巴甫洛夫學說的研究中所犯的錯誤，對這一學說的發展，對於蘇維埃生理學派的統一，“也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可是安諾欣教授在估計他所造成的損失時，無疑是表現得非常謙遜，甚至於是過份謙遜的；更正確地說，那是一種很大的損失，而不是“一定的損失”。他對他在聯席會議上受到的批評所採取的態度，顯然也是匿藏着某些寬容的成分：“這個批評——他說——我承認是正確的……”。他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對所犯的錯誤作徹底的分析，着重其發生的根源及克服的方法”。照他看來，“自我批評是應當把一個學者的錯誤的根源弄清楚的”。

論文的第一部分標題為“論巴甫洛夫學說中的分析與綜合”。安諾欣教授一方面承認自己以“強調分析主義”來非難巴甫洛夫是一種錯誤，但另一方面又正如他在類似的場合下所常作的那樣，把自己的錯誤估計得相當低。實際上他是頑固地反對一般公認的、盡人皆知的

* 請參閱阿斯拉疆的論文“關於暫時聯繫的生理學”，該文刊載於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巴甫洛夫學說與心理學底哲學問題”一書內。

這種觀點的，即巴甫洛夫是生理學中綜合學派的創始者；在對分析與綜合作應有的估量時，他一直特別強調的正是綜合的意義，而不是分析的意義——有如安諾欣教授所違背事實地認定的那樣。

這樣，安諾欣教授對巴甫洛夫的責難，是遠不止於“強調分析主義”這一點的。問題是他否定了巴甫洛夫生理學中極重要的特點之一。

這一個錯誤的原因，似乎就在於安諾欣教授人爲地把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和巴甫洛夫的一般生理學學說割裂開來予以評價，也就是說，把它和循環系統與消化系統的工作階段割裂開來予以評價了。

安諾欣教授寫道：“巴甫洛夫關於綜合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的見解，正是與他研究消化系統的階段有關的”，接下去幾行又繼續寫道：“把巴甫洛夫在發現條件反射以前一段時期（重點是我們加的——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的生理學研究與見解全面評價一下，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科學工作的指導思想，從一開頭就是在機體機能研究工作中機體整體性的觀點，分析與綜合統一的觀點”。

這樣一來，安諾欣教授的全部錯誤，就只不過是在評價高級神經活動學說時沒有考慮到好像巴甫洛夫只在“發現條件反射”以前所寫的著作中才談過的關於綜合的話。

安諾欣教授在企圖以另一個錯誤來解釋自己某一個錯誤時，又犯了第三個錯誤。

任何一個熟悉巴甫洛夫著作的人都十分清楚：關於綜合的見解對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和以前的消化作用的研究是同樣重要的。

舉例來說，在“大腦兩半球機能講義”（1927年）中，巴甫洛夫就寫道：“因為實際上神經系統的分析機能與綜合機能是經常碰在一起並彼此轉換的，而且在利用條件反射來分析外界動因時會先出現一種特殊的神經現象——一種綜合活動，所以首先要研究這一現象”。

在“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與病理學”（國家醫學出版社，1930年）一文中，巴甫洛夫說道：“這樣：就生理學家的觀點看來，大腦皮質是

同時而且經常從事分析與綜合兩種活動的，無論怎樣把這兩種活動對立起來，偏重研究其中任一種活動，都不會得到正確的成果，也不可能把大腦兩半球的機能完全揭示出來。正如化學家所掌握的分析與綜合是研究未知化合物的構造與說明未知化合物全部特性的有效方法一樣，神經過程的分析與綜合作用也為生理學家開闢了一條最可靠的道路，以理解大腦兩半球的機能結構”。大家知道：在“一個生理學家對心理學家的答覆”(1932)一文中，巴甫洛夫談到反射論的時候是把分析與綜合原則作為反射論的基本原則之一提出來的。

安諾欣教授不顧這一切，而企圖使讀者們相信：他之所以虛偽地非難巴甫洛夫忽視與低估綜合現象，好像就是因為安諾欣這個人把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和巴甫洛夫以前的工作割裂開來了，而巴甫洛夫關於綜合的見解似乎僅僅是在這前期的工作中才可以遇到的。

這樣一來，安諾欣教授在這裏的“自我批評”，雖則承認了自己對巴甫洛夫關於“發現條件反射以前”時期的非難是沒有事實根據，而關於高級神經活動學說方面，實質上他還是保留着他原來的、歪曲巴甫洛夫工作的意義的那種看法。

安諾欣教授雖然承認他曾經號召過要依靠“全世界的神經學”材料，以各種方式來“補充”與“豐富”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但却又對於他覺得只有通過外國神經學來革新才能“挽救”這個學說這件事採取默而不言的態度。

安諾欣教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在這方面沒有愛國主義的精神，沒有對祖國的科學，特別是對祖國最偉大的寶藏之一——巴甫洛夫學說——表現出應有的尊敬與愛護，他只從自己的錯誤中看到脫離政治和“學院式尊嚴”這個表面現象。難道這樣的“自我批評”也能認為是充分的和合適的嗎？

公然低估巴甫洛夫學說，力圖藉外國神經學來修改巴甫洛夫學說的意圖，以及明目張胆地來修改這個學說，這自然是有遠比脫離政治與學院尊嚴要深遠得多的根源的。可是安諾欣教授不願意說出這些根源來。他顯然是恐怕在自我批評中“露出馬脚”，因而就趕緊來

表白自己的功績。這些功績似乎就是他駁斥了H. 維衣斯的唯心的共振論，拿他的話來說就是“也同樣地完全”擊潰了苛赫爾關於神經機能發展中“整體的優先性”的唯心主義理論。

可是只要看下去幾行我們就看到安諾欣教授被迫承認：在他對唯心主義的概念的批評中，這些概念的“唯心主義的本質是被丟在一邊的”(?)，因為他這個批評基本上“只是循着要證實這些概念的毫無科學根據這方面”。但安諾欣教授却忘記指出：在批評那些論及神經活動問題的外國作者們的唯心主義的和無科學根據的理論時，他並沒有從巴甫洛夫學說的立場來批評它們，這就使得他的批評更不完善，他的“功績”更為可疑了。

這樣，這些外國理論的唯心主義的本質，並沒有在安諾欣教授身上引起抗拒的反應，以及將這些理論與巴甫洛夫學說對立起來，並從巴甫洛夫學說的立場來批判這些理論的自然而然的要求。

論文的第二部分標題為“論生理研究中的主觀現象”。在這裏，安諾欣教授向自己提出來一個課題，要“把自己對於像客觀與主觀的相互關係這樣一個方法學上的主要問題的態度拿來進引自我批評”。我們真難想像再比安諾欣教授“在自我批評中”關於這個問題所造成的更大的紊亂了！安諾欣教授宣稱：“沒有必要來在這裏重複大家都知道的巴甫洛夫關於生理過程的第一性與主觀現象的第二性的觀點”。好像從巴甫洛夫著作中去尋找這“大家都知道的觀點”都會是徒勞無益的一樣，因為這個觀點是安諾欣教授所發現的。正如下面所說明的一樣，對他說來，“主觀現象”不過是“心理現象”的同義語而已。

心理現象不可能不是主觀的：它們永遠是屬於某一個主體，為一定的體所體驗着的，而且沒有主體是不可能產生的。

但是在心理現象中却反映出客觀的現實，心理現象是腦的機能，並且在行為和言談中表現出來；而實踐的驗證則是知識的客觀性的準繩。

因此，沒有任何根據來把心理現象單純看成是主觀的，看成是不

會在其中找出客觀東西來的。心理現象按其來源、按其起因來說是客觀的，因為它們反映着客觀的現實，它們不僅可以被體驗着它們的主體所捉摸，而且也可以客觀地研究。

我們周圍的世界這一客觀現實僅只是客觀的（如果作另外的想法就會是荒謬的），而心理現象則不只是主觀的，而且按其來源來說，就其反映活動來說，也是客觀的，因為它反映着客觀的現實。

所以心理活動中的主觀現象和客觀現象是非常緊密地聯繫起來、融合起來、不可分割開來的。那末安諾欣教授憑什麼根據來把心理現象，意識看成是主觀現象的同義語呢？是不是他單單看到了其中的主觀現象，而忽視了客觀的一面呢？同時他還說什麼“主觀現象或者心理現象”，這顯然是與巴甫洛夫的觀點相矛盾的——巴甫洛夫曾這樣說過：“在我的講演標題中以及在我整個講演的過程中，我都應用了‘心理的’這個術語，可是我始終都只舉出了客觀的研究，把一切主觀的現象完全都丟開了。我們稱之為心理現象的那些生命現象，縱然在動物身上好像也可以客觀地看到，但它們和純粹生理現象比起來那怕就只是在複雜程度上有所區別吧，畢竟還是二者迥然不同的。只要我們意識到了並承認了自然科學家可以單從客觀方面來研究這些現象，那末，我們稱這些現象為心理現象或複雜的神經現象，以別於純粹的生理現象，又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呢……”¹⁾。由此可見，依照巴甫洛夫看來，在心理現象中是有客觀的一面和主觀的一面的。

大家都知道，巴甫洛夫最初把心理活動稱為複雜的神經活動，隨後則稱之為高級神經活動。安諾欣教授在把心理現象等同於主觀現象時，也很自然地把一切高級神經活動都等同於主觀現象，不論它是動物的高級神經活動也好，是人的高級神經活動也好。

列寧說道：“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從思維到實踐——這

¹⁾ 巴甫洛夫：“動物高級神經活動（行為）客觀研究實驗二十年”，第6版1938年，第36頁。

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法道路”¹⁾。在另一個地方又說：“人的概念在它的抽象性、分離性中是主觀的，可是在整體中、在過程中、在總計中、在傾向中、在源泉中却是客觀的”²⁾。

安諾欣教授帶着他不應該在這裏帶有的堅持性來重複着“主觀的感覺”（僅僅在 764 頁這一頁上就看到這種說法達七次之多）。感覺永遠是屬於某一個主體，而不是“懸掛在空中”的，這其實是很清楚的事情，並不需要去提及的。然則在這裏被堅持重複的“主觀的”這個形容語到底是應該指的什麼呢？照安諾欣教授的意思來說是不是就應當把“主觀的感覺和客觀的感覺”分開來呢？也許安諾欣教授是恰恰相反，想要盡量來強調說明感覺無論如何也不是客觀現實的反映？我們所能認識的就是我們那些僅只是“主觀的感覺”，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列寧在和巴柴羅夫進行論戰的時候曾引用了恩格斯的話來作說明，並且在這裏反駁巴柴羅夫道：“……不可知論者問：我們怎樣知道我們的主觀的感覺給予我們以物底正確表象呢？……你搞糊塗了，巴柴羅夫同志！恩格斯自己沒有說過‘主觀的’感覺這樣的蠢話，甚至也沒有把它加在他的敵人不可知論者身上。除了人的，即‘主觀的’感覺而外，沒有其它的感覺——因為我們是從人的觀點，而不是從魔鬼的觀點講話的”³⁾。

安諾欣教授在盡量地強調感覺的“主觀性”的時候，竟忘記了列寧的下面這一段話：“從感覺出發，可以依着主觀主義底路線前進而達到唯我論（‘物體是感覺底複合或結合’），或依着客觀主義底路線前進而達到唯物論（感覺是物體、外間世界底映象）。在第一種觀點——不可知論、或更稍進一步，主觀唯心論——看來，客觀真理是不能有的。在第二種觀點，即唯物論看來，承認客觀真理是重要的”⁴⁾。

從安諾欣教授關於“主觀感覺”的全部言論中，一點都看不出他

1)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第 134 頁，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2) 同上，第 175 頁

3)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文版第 138 頁，人民出版社版。

4) 同上，第 153 頁。

是把“主觀感覺”看成為外在世界的反映、看成為客觀現實的反映的。“意識”，“主觀現象”，“心理現象”等等——所有這些，依安諾欣看來，都是大腦神經結構的動力的交互作用形式。而且照他的斷言來看，好像“巴甫洛夫本人就是把主觀現象看成為不斷在大腦皮質上運動的一種興奮性增高了的中心的”。就這樣，安諾欣教授“在非凡的思想上輕易地”就把意識這一概念等同於主觀現象這個概念，並把巴甫洛夫沒有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寫過的東西硬推到巴甫洛夫的頭上來了。試問一問：如果意識僅僅是主觀的，那末它怎麼能反映客觀世界呢？而且，如果意識僅僅有主體本身才能捉摸，它又怎麼能成為客觀研究的對象呢？安諾欣教授把意識活動看成僅能用自我觀察來捉摸，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他又認為“關於這對象的其他一些看法也是可能的和合法的……”（且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一些看法，倒也很有意思——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註）。安諾欣教授繼續寫道：“重要的是不要把他的理解¹和將意識看作是腦的活動的第二性現象這一唯物主義見解割裂開來……”。當然，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忘記關於物質的第一性與意識的第二性這一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可是不難看出，安諾欣教授却得到了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那就是腦的活動（當然高級神經活動也是一樣）是第一性的，而意識是第二性的。這麼一來，照安諾欣教授的看法，意識就不是腦反映客觀世界的活動，而是其上部的某種上層建築物，是一種“附加現象”，或者並列地進行着的一系列現象了。這顯然是二元論的見解，毫無疑問是接近於心物平行論的。這就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認為：安諾欣教授既然把意識看成是對於腦的活動的第二性現象，於是也就把腦活動和腦的物質等同起來，也就是將結構和機能等同起來了。然而心理現象、意識是腦的機能，而不是腦活動之上的“上層建築物”，這總是不應該忘記的。

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安諾欣教授這些“論生理研究中的主觀現象”的辯解，不但沒有揭露他以前的錯誤的根源，不但沒有使它

¹ 亦即對這個對象的理解（伊萬諾夫-斯莫林斯基註）。

們得到糾正，而且在舊的錯誤之上徒然增加了一系列新的錯誤。

安諾欣教授既完全弄錯了主觀現象與客觀現象這個問題，因而就顯然不自覺地滾到不可知論與主觀唯心論裏面去了。

安諾欣教授在這篇論文中，也正如他在以前的作品中一樣，引人注意的是他顯然不了解或不了解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和他始終一貫地歪曲巴甫洛夫言論的傾向（例如以“主觀現象”的概念來代替“意識”等等）。

就是現在，安諾欣教授也和兩院聯席會議以前一樣，為一種不可克服的想“修正巴甫洛夫”的意願所激發着，時而是要使其符合於外國神經學的架子來“修正巴甫洛夫”，時而要按他個人的“理解”來“修正巴甫洛夫”（可是常常也同時有其他的情形）。

安諾欣教授現在雖則承認巴甫洛夫的立場“整個都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同時却又頑固地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把巴甫洛夫的立場加以重新改造。

安諾欣教授論文的第三部分名為“論大腦皮質的前額部分”。我們知道，還是在不久以前安諾欣教授就認為不可能不藉助於心理學來理解切除額葉的結果。現在他又企圖用生理學的方式來對發生於這些場合下的高級神經活動失調進行解釋，然而他却迷亂在簡單的生理事實之中。

原來切除額葉是會損壞動物“向心綜合”的能力，即損壞按其質的意義來分離與聯合外界刺激的能力的。雖然巴甫洛夫的觀點認為：複雜刺激的分析與綜合是發生於所有各葉，發生於大腦皮質的所有各分析器，在每一個別的分析器中是如此，在各分析器的聯合活動過程中也是如此；可是安諾欣教授還是無視巴甫洛夫學派大量的相應的實驗工作，而毫無根據地斷言“向心綜合”是額葉所特有的機能，而不是整個大腦皮質的全部所具有的機能。

這種結論是從下述的事實得出來的，即切除了前額各葉的狗在實驗場合下表現出經常的運動的不穩定性，安諾欣教授把這種不穩定性看成以前被抑制住的情境反射的復活，看成“情境刺激”與條件

刺激間的區別的消失。安諾欣教授認為：第一，在實驗過程中（正常的動物和去掉了前額各葉的動物都是一樣）情境與條件刺激都是受到強化的；第二，雖則二者都受到強化，可是正常動物的情境反射會受到抑制，而去掉了前額各葉的動物則不會，因為那種（安諾欣教授所發現的）好像是使兩個被強化刺激（情境刺激與條件刺激）得以區別開來的抑制作用已經消失掉了。我們真難想像出再比安諾欣教授在這兒解釋比較簡單的事實時所造成的更大的紊亂來了。

首先，情境（情境刺激）是沒有受到強化的，因此情境反射隨着實驗的進行就漸次消失掉了。安諾欣教授甚至連這個基本事實都不知道，這情形是使人更為感到驚異之至的。

每一次都受到強化的是情境的一定變化，換言之，就是條件刺激在情境的背景上的出現。去掉了前額各葉的狗在實驗時經常的運動不穩定性，這種拭掉了情境反射與條件反射間的分界綫的運動不穩定性，是抑制過程弱化的表現，首先是內在的、條件的抑制作用弱化的表現，而且也可能是接通機能弱化的表現。因此，安諾欣教授關於情境刺激與條件刺激這兩個受到強化的刺激的區別的言論，以及他關於在切除前額各葉之後這種區別消失的言論，都是不符合於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材料的，而且也是得不到什麼令人信服的論據來支持的，這不如說僅是作者要“修正巴甫洛夫學說”的一般意向的一種表現而已。

論文的下一部分名為“論反射與機能系統”。依照安諾欣教授的說法，是關於三分段反射弧的缺點的錯誤概念把他引到了新的錯誤上去，這新的錯誤就是他建立“機能系統”的理論，而把它看成一個“在含義上應當比公認的反射概念更為廣泛的”獨立的概念。

這樣，照安諾欣本人所承認的說來，他是很想克服謝琴諾夫和巴甫洛夫科學觀點的“狹隘性”，創造更為廣泛的“機能系統”的概念來代替反射論的。可是需要提一下，安諾欣教授不知為什麼老是一再地忽視了的那個情況，即“機能系統”的概念並不是出之於他，而是出之於巴甫洛夫的，——巴甫洛夫在他的著作中是曾不止一次地談到

了不同反射中樞的工作的“機能統一”，說到了機能的、動力的結構或系統等等的。但巴甫洛夫從來也沒有把“系統性”的概念和反射論對立起來，更沒有以“機能系統的理論”來代替反射論的意向。在系統性中他首先看到的是一種固定不移地為反射活動所具有的神經綜合的現象。

由於首先給巴甫洛夫的機能系統或動力系統的概念加上了一種完全是捏造的、錯誤的、根本不確定的內容，安諾欣教授縱然現在承認了他的錯誤，却也正在這裏陷入了一種新的錯誤，完全否認機能系統，並宣稱這個概念“應當看成是不符合於巴甫洛夫路線的東西而予以拋棄”。

安諾欣教授關於適宜反射與不適宜反射的言論，關於有適應效果的反射和無適應效果的反射的言論，關於包括在反射概念中與不包括在反射概念中的各種適應性反應的言論等等，都帶有極端混亂的性質。

然而所有這些言論都是針對着同一件事情的，其目的是要證明在謝琴諾夫與巴甫洛夫的著作中建立起來的古典的反射論是不正確的，是幻想的產物，而現在能從這種幻想中把生理學引導出來的只有安諾欣教授一個人。

安諾欣教授以承認自己“關於三分段反射弧的缺點的概念”方面的錯誤來作為論文的這一部分的開頭，又以完全修改反射論來作為其論文的終結，再回到關於三分段反射弧的缺點的概念中去，並武斷地說這個反射弧照例永遠由四個部分或四個環節所組成的。安諾欣教授並不力圖使他的辯論有說服的力量，也不要求顯示個人的威望，但他無論如何還是想把他的“發現”托出來，這樣他就重新走上了他所喜愛的一條道路，企圖使讀者相信巴甫洛夫也正是這樣的看法，認為在反射中不是三個環節，而是四個環節。

安諾欣教授宣稱：“建立在三個反射環節基礎之上並一直是作為神經系統生理學的基礎的反射論，是應當予以校訂的，是應當在巴甫洛夫關於向心刺激的一致作用與強化作用這一學說的基礎上來予以

擴充的”。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學說並不是巴甫洛夫的；而且很顯然，安諾欣教授設想出這個學說來，只是爲了提高他的“新反射論”的威信，安諾欣教授所謂的“舊反射論”是應當予以修正的。

大家都知道，在聯席會議之前，安諾欣教授就已經把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概念差不多全部都“修改”完了；而時至現在，終於也就“修訂了”反射論本身，硬想要把謝琴諾夫和巴甫洛夫的“疏略之處加以改正”，並在反射概念中加上這一個似乎是他們所未曾注意到的第四環節。

然而這個第四環節是什麼呢？安諾欣教授舉出了下面這一個例子。貓在看到了一隻停着的鳥的時候就跳過去，這一跳在一些場合下會捕到鳥，而在另一些場合下就會撲個空。

安諾欣教授說：“笛卡兒的反射論由於把反射活動進展的過程僅限於行爲表現的瞬間，這就割斷了對反射性回答的適應效用作生理學的、亦即唯物主義的解釋的道路……”。他接着又說：“這樣推論下去，我就不得不規劃出反射的一個補充環節來，這個環節是在前三個環節進行活動時所看到的，並決定每一個反射動作的最後的適應價值……。沒有這一個環節，動物就只能運用那些由於先天的、亦即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固定的交互作用而從開頭就以數學的精確性合乎目的反射動作。可是這樣的反射活動是相當少的，它們也必然應當發揮關於達到適應效用的信號作用”¹⁾。

因此，依照安諾欣的看法，一切都是在於“返回傳入，這種返回傳入校正着反射的傳出環節，而且傳出環節如果在整個機體利益上具有適應效用的話，就把它固定下來”。換句話說，由於“返回傳入”，首先是由於那和其他衝動一道來“告訴”貓是否已捕到鳥的“動覺衝動”，貓才逐漸學會了萬無一失地捕獲鳥兒。

鳥的形狀是刺激物，它引起貓的躍跳，但這躍跳並不是反射的終結，終結是那種“返回傳入”。這種“返回傳入”可能完全不是第一個反射的終結，而是緊跟在第一個反射之後的另外某一個反射的開端

1) 與巴甫洛夫相反，安諾欣教授把神經系統的先天性活動看作信號活動。

——這一事實是安諾欣教授所毅然決然地，却毫無根據地反對着的。

讓我們看一看實際上是怎麼回事吧。如果蹤跳得到了收獲的話，那末，在貓捕獲了鳥時所產生的視覺、皮膚覺、動覺的刺激就是表現於撕裂和吞嚥鳥的反射連鎖的開端。這時以鳥的形狀(刺激物)到蹤跳(回答的反應)的反射為其第一環節的整個反射連鎖是受到了食物強化(吃鳥)的。如果蹤跳沒有得到效果——鳥飛掉了，這一般就會引起明顯表現出來的貓面向已飛掉的鳥的視覺定向反應。蹤跳反應這次是沒有受到強化的，而它的“返回傳入”則又受到由定向反應來的外抑制作用，此外，它還由於沒有受到強化而歸消失。

由於在貓的生活中有過多次與此類似的一系列成功與失敗的蹤跳的結果，就形成了蹤跳的“準確性”，也就是形成了視覺與動覺的分化，這分化是通過巴甫洛夫學派詳加研究過的那種以強化由刺激到反應的過程與不強化由刺激到反應的過程來相互對比的普通方式而形成的。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返回傳入”，而是在於那種久已熟知的分化作用的事實，而分化作用則是依靠未受強化時所產生的內抑制作用的。

一個反射的“返回傳入”多半就是第一環節，也就是另外某一個反射的刺激物；這種“返回傳入”可以受到內抑制作用的影響(例如消退)，或受到由定向反應、由另外一個反射而來的負誘導作用的影響，但它並不給人以任何根據來取消謝琴諾夫學說和巴甫洛夫學說所根據的反射概念，並用一種認為反射的終結環節不是效果而是感受的新反射概念來代替這個概念。

請設想一下：一個運動反射的動覺刺激(“返回傳入”)就是另一個反射的刺激物(條件刺激物或無條件刺激物)。而依照安諾欣教授的觀點來看，這個刺激物却是第一個反射的一部分，因而第二個反射是沒有第一環節的，也就是說，它是沒有決定它的刺激物的。於是除了承認他的“自發運動”而外就不能有其他的辦法了。安諾欣教授之所以需要由四個環節組成的“新反射論”，不就是為了這個麼？

令人奇怪的是他還發表了下述言論：只是由於“返回傳入”，只是